四〇：看風水要排隊

心思　夏洛桑

「今天，我碰到隔鄰的張太，她說認識一個姓吳的風水先生，十分靈驗，可以介紹給我們。」薛雲英說。

「看看得多少錢？」利彪問。

「這風水佬有點名氣，聽說不少鬼佬也請他看呢！我想，起碼也得三兩千元！」

「嘩——這麼貴！」利彪叫起來。

「沒法子，這錢不能不花。」薛雲英無可奈何地吁口氣。

「哎啊，好吧，你就去請他來看看吧！」利彪說。

翌日，薛雲英向張太要了那個風水先生的電話，打電話到他辦公室去。接電話的秘書小姐說：「對不起，吳先生這個星期的時間都排滿了，最快也要下星期二才有空。」

「哦，那就下星期二吧！」

「好，現在就給你訂下星期二下午兩點的時間，到時候吳先生會到府上去。」秘書小姐說，「這兩天，你方便的話請先來交定金。」

「哦，還得交定金？」薛雲英頗感詫異。「得交多少錢呢？」

「五百元。」秘書小姐說，「如果你沒空，也可以寄支票來。」

「好吧！」

放下電話，薛雲英對利彪說：

「你看，還得排除呢！看來，他的生意不比醫生差！」

「看一次風水三幾千元，比醫生更容易賺錢！」利彪說。

「也許，他眞的有兩下子。」薛雲英說。

風言風語　蜂蜂

各安天命

管制石棉例八月起生效。暫時是閣下自理。

唔見米白

警方去年掃毒增加成本。但毒品却未有減少。

可以遷神

春節寒流頻至。百貨業還得神落。

四二：見到師父

終于抵達琦茜的家。

是大角咀海邊一幢大廈十二樓，一個五百多呎的單位，一廳三房，陳設普通，絕不像個女藝員的家。

終于見到幾年未見到的師父——任大光。

快將六十的漢子，身體高瘦，頭髮花白，鼻樑戴副黑眼鏡坐在沙發上聽收音機。漢子聽見脚步聲，便關掉手提收音機問：

「是石金火嗎？」

琦茜向他擠擠眼，示意不要說話，金火把來到嘴邊的話語吞下肚裡去。琦茜快步走近父親身邊，說：

「爸，我接不到石金火！」

漢子一臉懷疑：「怎會接不到他？」

「是呀！他比我早下船，回程茻島去啦！」琦茜說，她親切地在爸爸身邊坐下，伸手摟擁着他。

「不對，我分明聽見脚步聲，也見到門廊站着個影子！」

琦茜哈哈笑：「爸爸，你的眼睛可以看見東西啦！」

「動過手術，當然可以到一些東西啦！」漢子說。

「過些時，你可以完全看清楚東西啦！」琦茜說。

「和你一起進屋來的是石金火！」

「又石，又金，又火，我都給你帶來啦！」琦茜撒嬌地說，語句裡故意帶一些水上人的口音。

與剛才說起玩愛情遊戲的淩點、情妬、不屑，簡直是兩回事。金火此刻看到的是一個敬愛父親的水上人家女兒。

「金火！」漢子笑笑着喚叫。

金火急步趨沙發，與站起來的師父緊緊握手，高聲說：

「任師父！我好久好久不見你啦！」

「我從避風塘艇屋搬上岸，一直勞碌奔波，而你們的船廠又隔得遠，所以沒有通知你們！」任師父說，水上人口音不脫。

海島日出　海辛

漢子聽見脚步聲，也見到門廊站着個影子！

琦茜哈哈笑：「爸爸，你的眼睛可以看見東西啦！」

「動過手術，當然可以到一些東西啦！」漢子說。

「過些時，你可以完全看清楚東西啦！」琦茜說。

「和你一起進屋來的是石金火！」

二八五：窗帘低垂

蘇絲曰：「發哥，你喲新市做量地官喲，等本姑娘去講掂佢。」

發仔曰：「我可入來探你？」

蘇絲曰：「今日唔好，我同安琪已準備好一切者矣，放心喲！」

蘇絲對成伯講明，請了兩日假，今日搬屋，明日佈置一下。成伯只當佢係普通女工，不過生得別靚，口多多，曰：

「蘇小姐，你生得咁靚，何以不去做明星？」

蘇絲笑曰：「乜我眞係好靚乎？」

成伯曰：「當然靚，蘇小姐，你比起好多靚女明星都靚，眞喫，我老婆都咁講，又你認眞難得，肯在工廠做個工廠妹。」

蘇絲曰：「我在工廠做職員者也。」

成伯曰：「咁亦難得唪！」

蘇絲曰：「成伯，你可否帶我村民起丁屋自居之外，有剩空屋就出租。

成伯帶蘇絲參觀各處，村後有樹林竹林，衛生亦搞得不俗，不似有一些村，不注重衛生，到處烏蠅亂飛。

蘇絲留意十七號石屋，亦係一間丁屋，大概建了七八年，但不知與李光接觸之阿定，是否住地下。

而石屋窗帘低垂，完全睇不見內裡。

蘇絲指住間屋，曰：「成伯，這間屋似乎陰氣幾重唪！」

成伯詫曰：「吓？蘇小姐，乜你識風水者乎？」

蘇絲笑曰：「我不識，但有朋友識，聽得多自己亦知少少。」

辛艱有別輻之人齊

六四〇：天可以買完！」浴後她開提包，先將送他的手錶——擲來斯和丟邦火機取出來——「可了不起，貴東西。」下女準備夜飯的菜飯，松岡道：「我還沒吃晚飯，睡足了。」兩個叙五香港的彼得秦正在燈下寫「情書」，感到「不夠，非懇補用功不可」。香港十一點是東京的十二點，終於電話響了——「哎呀，是你！平安到了，好的，好的。」對方說話很悲傷，天野說：「我決定要你不久來東京玩一個禮拜，旅遊！」他慢慢回答：

「但工作的假期在復活節，每天都忙。」

須陪新同來的瑪麗子，我走後，戲院暫由你鎮守，所以你天天要回家，這樣我放心。我不許你出去到夜總會玩，現在病痛多。」她送他分手：「你回家睡吧，她們須十一點才回到家。告訴你，瑪麗子對你一生名譽有關！」

他返家便睡，直到瑪麗子在十一點前到了家，下女近接到，搬進來兩箱行李。下女告訴她：「先生在房睡了一個下午，也沒吃晚飯！」她一直進到臥房，松岡已經坐起，摟住她狂吻，嬉喜的扶他先去一同冲洗：

「香港地方，一百萬一

且說三星一共連音樂師，秘書，六人平安登上了直飛東京的日航，瑪麗子同天野幷座，愛蓮跟熊本秘書在一排，恰好三排。第一次飲料來時，她們都要了威士忌加雪水，爲了提神，一連五天五夜，實在太倦了，通常只睡六七小時到八小時。凡拍電影和演舞台劇的，能夜睡，但必須不早起，至少睡到近午，同父母家人，共見了三次面，一次私人，兩次在宴會中，請了她父母。她想念的是丈夫山田，因爲這是她初次離開他，獨自一人「回香港」。

瑪麗子念着同居男人松岡，但松岡利用這五天陪陳麗妮住在伊豆溫湯區的長岡休息。他們在三星歸來的午間，才返東京。

松岡披之極了，因爲一連有四天伺候麗妮，她說等三星回來後，便先返紐約，籌備三星隨片在美國十二大城市公演。麗妮問他：「你同瑪麗子不結婚麼？她是個賢妻良母，我只怕這次中了最佳女配角，害她改了正式入電影界，倒不如開江南之家，沒這麼辛苦。」

「我不願結婚綁住我！」他戀着麗妮，而且麗妮已非他伺候不可。

他問她：「你回紐約後，等候這裡去隨片尋台麼？個人不先回來一次了。」麗妮抱住他吩咐：「今晚必須陪新同來的瑪麗子，我走後，戲院暫由你鎮守，所以你天天要回家，這樣我放心。我不許你出去到夜總會玩，現在病痛多。」她送他分手：「你回家睡吧，她們須十一點才回到家。告訴你，瑪麗子對你一生名譽有關！」

他返家便睡，直到瑪麗子在十一點前到了家，下女近接到，搬進來兩箱行李。下女告訴她：「先生在房睡了一個下午，也沒吃晚飯！」她一直進到臥房，松岡已經坐起，摟住她狂吻，嬉喜的扶他先去一同冲洗：

「香港地方，一百萬一天可以買完！」浴後她開提包，先將送他的手錶——擲來斯和丟邦火機取出來——「可了不起，貴東西。」下女準備夜飯的菜飯，松岡道：「我還沒吃晚飯，睡足了。」兩個叙五天離別之情。

香港的彼得秦正在燈下寫「情書」，感到「不夠，非懇補用功不可」。香港十一點是東京的十二點，終於電話響了——「哎呀，是你！平安到了，好的，好的。」對方說話很悲傷，天野說：「我決定要你不久來東京玩一個禮拜，旅遊！」他慢慢回答：

「但工作的假期在復活節，每天都忙。」

九一八：提出交友條件

懷楚　絲絲

「我最怕吃藥，爲什麼一定要我依時吃藥？這是强我所難呀。」黃亨故意說。

「那是爲了你的健康着想，」張小姐溫柔地答，輕輕甩下他的手，「是爲你好呀。因爲作爲朋友，總該關心對方的身體健康。」

「好，說得有理，這條件，我依你了。」頓了頓，他又問，「還有別的條件嗎？」

「最近你心情不好，可以告訴我是爲了什麼嗎？讓我知道了，了解了，才可助你排難解憂的，對不對？」她小心翼翼地問了。

「這……」他却有點猶疑了。

聰明的張小姐知道迫他無用，馬上轉口風，並不生氣反而和顏悅色的柔聲道：

「可能這是你的私人秘密，我是不應該探問的，算我說錯了，因爲我只是好奇而已。的確每個人都該有他自己的私人秘密，別人是無權過問的，眞對不起。不過，希望你對什麼都該想開一點，否則對身體無益。」

「多謝你的關心。那麼，我們可以成爲朋友嗎？」黃亨有點怯生生地問，像個小孩子。

「爲什麼不可以呢？」她微笑地反問。

「因爲我不答允你提出的條件嘛。」

「傻瓜，合理的條件才可答允，我剛才所提的條件似乎不合理，就不該答允了。」

「你眞通情達理。」他由衷地讚道。

碧血情仇　石磐・文　秋原・畫

九：羣英薈萃

慈相合什道：「將軍如何稱呼？府台大人何事封寺？」

那將軍又向慈相行了一禮，然後道：「晚輩諸葛義，家師尚雲！」

慈相恍然大悟，道：「原來將軍是五台山尚雲師兄的俗家弟子！」

諸葛義道：「朝中王大人聽聞貴寺有一棵朱果樹，十萬火急下令小將派人來向師兄索取，晚輩恐引起紛爭，是故借封寺爲名……唉唉，料大師不會見怪！」

「阿彌陀佛，將軍此舉亦是爲了減少殺生而已，敝寺斷無反對之理，一月之內，除了採辦必需品外，所有弟子將不會踏出寺門一步！」慈相道：「只是敝寺並無朱果樹，請將軍明鑒！」

諸葛義訝然道：「若無朱果樹，四方豪傑又怎會齊集於此？所謂空穴來風，必有其因！」

慈相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江湖上的事，常有匪夷所思之事發生！貧僧對此事亦感莫名其妙！」

一個中年和尚道：「假如有朱果樹，亦早已被剛才那些人取去了！」

諸葛義指着井內那棵樹問道：「那此是何種樹？」

「敝寺亦無人識得！」慈相問道：「未知是朝中那一位王大人要的？」

「乃皇上之『先生』諸葛義道：「據說三枚朱果除王大人自己服食一枚外，其餘二枚乃欲貢獻與皇上及皇后享用的！是故請住持禮諭，讓官兵在此駐紮一個月，好讓晚輩交差！但晚輩可保証，不損貴寺一草一木！」所謂皇上之「先生」即太監王振。本來太祖規定太監不但不可干預朝政，而且不許讀書識字，然成祖却親手破壞了父親遺訓，信用太監。時英宗在位，因自幼即與王振朝夕不離，是以稱之先生，並重用之，王振朝政一把抓，公卿將相均畏之如虎，尊爲「翁公」。當下慈相輕嘆一聲，只好答應諸葛義所求。（二六七）

城市之光　慶團圓（九）

海倫望一下湯美說：「你爲什麼還擇到美國去？」

湯美憾儒成績不大好，怕深造，跟他在一起，因此，我想轉換一下環境，希望在那邊讀書會好一些！」

海倫聽了，大有我欲無言之感慨！分別入房後，海倫哭了，她有來振親離之感覺。

丈夫和自己離婚了。當日他沒有爭取兒子的領養權，自己有的是事業與收入，也沒有提到贍養費，如今，離婚手續辦妥了後，又來要兒子。

假如丈夫和自己正面爭兒子，自己可以據理力爭，奈何他不是爲自己而爭取兒子無養權，而是爲了兒子的將來，偏偏浪跡在西南的「建文帝」。

一四〇七年（永樂五年），永樂帝派胡濙巡行天下，以訪張仙爲名，暗中查訪建文帝的下落。胡濙遍行南北，歷訪東西，甚至連窮鄉僻壤也不放過。一直到一四一六年（永樂十四年）依然一無所得。

當時，明朝與外國來往較密切，傳說中的建文帝又是在西南一帶出沒。因此，永樂帝懷疑建文帝也許逃到東南亞一帶去了。一四〇三年建文帝確已死了。但不久，朝野上下紛紛傳說，建文帝在城破之時，削髮從地道逃亡了。他遺循西南，踪跡不明，火燒中的那具屍骨不是建文帝。

這傳聞使永樂帝滿腹疑雲。按照傳統的觀念，他的繼位是不合法的，他很担心建文帝眞的會在其他地方起事。既然不能明確那具屍骨就是建文帝。廣西恩恩知府岑瑛不敢作主，趕忙報告朝廷。建文帝生於一三七七年（洪武十年），到一四四〇年不過六十四歲，而這個老僧却已九十餘歲，在年齡上已不相符。經朝廷審問，查明老僧乃是鈞州人楊行祥。隨後，將他大勢已去，竟不管向在城內的建文帝，開門投降了燕王，燕兵遂長驅入城。

這時，建文帝因爲已在江湖浪跡數十年，希望自己死後葬在靈崇陵旁，就出來承認了自己的身份。經過宮中的老太監吳亮的辨認，確認是眞的。於是，正統帝將他供養在宮中，人們稱爲「老佛」。他死後葬在西山，不封不樹。

三本史書的記載各傳其事，誰是誰非，最終沒有結論。近五百年過去了，建文帝當初是否死於火中，老僧是否就是建文帝，依然是個「謎」。（能業、新八六九三七）

殘相肉骨爭鬥相廷宮

帝皇代二第朝明

明不落下炆允朱

據實無查　死燒火被

謎個是也　僧爲髮削

歷史資料

明朝第二代皇帝朱允炆，是一位無法確定歸宿的人物。這位皇帝，後世的歷史學家無從弄清他的歸宿，連當朝的人也不知其下落。

一三九八年（洪武三十一年），七十一歲的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去世了。因懿太子朱標早亡，由朱標的兒子朱允炆繼位，歷史上稱爲建文帝。建文帝登基後，看到封爲藩王的叔父們兵權在握，勢力漸大，恐怕日後危害到中央皇權，於是任用齊泰、黃子澄等人「削藩」，收回藩王的兵權，削弱他們的力量。當時，封在北京的燕王朱棣力量最强，他借此機會，打着「清君側」的旗號，率領「靖難之師」，從北京一路殺奔當時的京都南京。

這場從一三九九年（建文元年）開始的戰爭，歷史上稱爲「靖難之役」，雙方在淮河流域撕殺了四年。由於建文帝任用的統御李景隆缺乏軍事才幹，齊泰、黃子澄等人又都是文人，只會紙上談兵。最後，終於敵不過多謀的朱棣和他率領的悍勇的燕軍。一四〇二年六月的一天，燕軍兵臨南京城下。守衛城門的谷王穆和李景隆見，於是處以死刑。

這時，建文帝因爲已在江湖浪跡數十年，希望自己死後葬在靈崇陵旁，就出來承認了自己的身份。經過宮中的老太監吳亮的辨認，確認是眞的。於是，正統帝將他供養在宮中，人們稱爲「老佛」。他死後葬在西山，不封不樹。

三本史書的記載各傳其事，誰是誰非，最終沒有結論。近五百年過去了，建文帝當初是否死於火中，老僧是否就是建文帝，依然是個「謎」。（能業、新八六九三七）

民人族藏

姓無名有

名爲物然自以多

遍普很者名同故

姓氏譜　通天曉先生：

藏族人民的名字中，確實是沒有姓的，藏族人的名字有不少是相同的，有人說，藏族人是沒有姓的，是否正確，先生可否作一簡介。

馮世丹先生：

藏族人民的名字中，也就是說只有名沒有姓。而他們的起名習慣也是頗有趣的，可說是「多姿多采」。有的是以自然界的物體做自己的名字的，如：達瓦（月亮）、尼瑪（太陽）、梅朵（花）；有的是用小孩出生的日期來命名，如阿珊（三十日）、次松（初三）；還有的以星期幾來命名，如拉巴（星期三）、普布（星期四）、等等。

因爲上述的緣故，所以藏族人中同名的現象很普遍。爲了區別，他們便在名字前冠以其他身份特徵，如把籍貫和名字連在一起，好比同時名叫旺堆的，就有東亞旺堆、仁布旺堆之分，這裡東亞、仁布都是地名。有的則冠以職業，如瑪欽次旦（醫師次旦）、興索次旦（木匠次旦）。有的則冠以男女老幼之稱來加以區別，如同是名爲達娃，便有整達娃（男孩達娃）、普姆達娃（女孩達娃）等之分。（秦成、新八六九八五）

醫理淺釋

兩眼近視度數相差太遠

配戴隱形眼鏡較爲適宜

潘詠儀小姐：

（一）有近視而需要配戴眼鏡，你是既已配鏡，那就要經常戴用才對。而且你的天天除下來並進行消毒清潔的。但你有一次是三日三夜未有除下，仍是相安無事。這樣說來，你是太冒險了，這些事情若一旦發生，那也很麻煩的，以後千萬不可如此也。因爲一般之隱形眼鏡，其透明性能均不大好，貼於眼球上，眼內之淚水，不能滋潤眼球，也使眼球角膜得不到氧氣之供應，這會發生病變的，這是一件危險的事情，千萬不可大意。

目前有一種較新之隱形眼鏡，是可一戴就十天八天不用除下的，那是有了新之眼鏡材料，透水性能有了改變之故，不過，戴的時間太久，仍是不可以的。

（五）對於隱形眼鏡之清潔消毒，我以爲也不可大意，因爲若讓細菌沾污，同時又戴在眼內，這會引來眼部發炎感染，也很麻煩的。因此，若到外地旅行，你一定要上那些藥水，否則就寧願不戴好了。（梁醫生、新八六九一八）

道理是很簡單的，道理是很簡單的，故可減慢近視之進程。你經常不戴，其加深之速度會快一些的。近視是會繼續加深的，一直到年紀再大些，大概是到廿八歲卅歲以後，眼球之變化已告抵定，這時大概就不會再加深了。

（二）你兩眼近視度數相差較大，這種情形，比較適宜於配戴隱形眼鏡。因爲若是配戴一般之眼鏡，會比較麻煩，許多時是不能照足度數來配鏡，則是可以的，此爲其優也不相差太遠。

（三）戴隱形眼鏡是否近視就不會加深，這也不可一概而論。隱形眼鏡是輕輕地墊在眼球上的，故對於眼球曲度之變化，有一些防止作用。但是，這未肯定的，無論如何，以你的情況來說，則是配戴隱形眼鏡爲合適的。

（四）你說配了一對軟性隱形眼鏡，本來是要天天除下來並進行消毒清潔的。但你有一次是三日三夜未有除下，仍是相安無事。這樣說來，你是太冒險了，這些事情若一旦發生，那也很麻煩的，以後千萬不可如此也。因爲一般之隱形眼鏡，其透明性能均不大好，貼於眼球上，眼內之淚水，不能滋潤眼球，也使眼球角膜得不到氧氣之供應，這會發生病變的，這是一件危險的事情，千萬不可大意。

目前有一種較新之隱形眼鏡，是可一戴就十天八天不用除下的，那是有了新之眼鏡材料，透水性能有了改變之故，不過，戴的時間太久，仍是不可以的。

（五）對於隱形眼鏡之清潔消毒，我以爲也不可大意，因爲若讓細菌沾污，同時又戴在眼內，這會引來眼部發炎感染，也很麻煩的。因此，若到外地旅行，你一定要上那些藥水，否則就寧願不戴好了。（梁醫生、新八六九一八）

無聲的恋歌

文畫　李家裕子

作未來歌星的生日禮

明天，劉連蒂晨起，窗帘外射入陽光，拉開窗帘，外面是一片藍天，竟無片雲，她很高興，由于中國人都希望生日晴好，又認爲外國人也一樣。她非常輕鬆地把窗關後，又練聲了，後來還唱着英文的「快樂生日」，把其中的「你」改「蓮」。當她練事，即去浴室，遇到母親，她說了聲「早晨」，母親道：

「祝你生日快樂！」

「謝謝媽咪！」劉連蒂說：「下雨就捕興了，太陽很好。」

「這是標準的艷陽天，你去洗頭嗎？」

「我不想去了，頭還乾淨。」

「我在家洗，由街市回來了洗。」

母女進早餐後，劉連蒂坐在廳中看報紙，母親看到有兩個人搬來一架鋼琴，十分驚異地問他們送錯人家嗎，其中那個高瘦的答道：

「李先生送與劉小姐的生日禮，錢都付清了。」

這傢伙又給她李敬堂的名片，後面如此寫着：「劉小姐：奉上鋼琴一架，作對未來歌星之生日禮，勿却爲幸。」

張太回來了，女兒馬上告訴母親，提到前波士李先生送鋼琴來，再給母親看名片，張太看了說：

「你看時收下吧！再打電話與李先生。」

于是兩個人把鋼琴搬入，再由劉連蒂簽收，母親給了二十元與兩個人，他們致謝。母親當他們走後關門說：

「上次客串，他獻上花，他對你有好感是事實，而他又對你抱歉，送這架鋼琴也是補償。你說他並不下流，那末，接受這架鋼琴也沒有壞影響，你仍可和亨利交朋友，……」

「他怎麼知道我的生日？」劉連蒂說了想到可能與林佩佩有關，林佩佩上次與自己飲茶時間過生日呢。

「你打電話與李先生吧！」

劉連蒂却先去看那街鋼琴與老師那間差不多，試了音後十分滿意，她對母親道：

「我現在打電話與他，媽咪：我感到難以措詞呢，很尷尬的。」

（七一）

四〇：康居退兵

劉河西　王方

因此，他事先求得康居國王的援助，才敢發動這一場叛亂。這麼一來，班超對石忠，就無法一舉而下。

這個康居國，並不在南道之內，而是在南道之外，是西域的一個大國，王城設於樂越邊地，夏宮則在薔內城，有十二萬戶，大十萬口，置兵十二萬。

康居王派遣一個都尉，率兵五千，會合石忠手下的兵力，就遠過班超的兵力。

班超自率漢兵，且並發動疏勒人民，去攻打石忠，雙方經過幾場戰鬥後，互有勝負，相持不下。

班超考慮到，他的主要對手是莎車國王馬賢，而又不是疏勒國王石忠，不想因此而消耗過多的兵力。他認爲，石忠所以敢與他對抗，主要是智慧，展開一場合縱連橫的鬥爭。

班超派出田慮，作爲內特使，前去大月氏，帶了許多禮物，送給大月氏王，讓居王罷兵。這個大月氏國，王城設於監氏城，有十萬戶，四十萬人口，置兵十萬。他與康居國一樣，同在南北道之外，是個大國。康居在北道之外，大月氏則在南道之外。

大月氏本來屬於遊牧民族，與匈奴水草而居，控制達十餘萬，遊牧於之間，但因與匈奴發生一場大戰，奴單于所殺，殘部遠逃，經大宛國大夏國，便築城而居，而在月氏故地，有一小部份月氏人，號爲小月氏國，仍然留

古人古事

王羲之教仔寫字　用十八水缸比喻

欲學好書法者請看本文

務服坊街　通天曉主辦

文大明先生：

晉代書法家王羲之的兒子王獻之，從小也非常喜歡書法，七八歲的時候就開始動筆練字了。有一次，王獻之正伏在桌子上寫字，他父親王羲之進屋來，偷偷地走到他的身後，突然提住筆管用力向上一提，但是由於獻之對此不覺大吃一驚。後來，王羲之曾對家裡的人說：「這個孩子將來必定有大名。」爲了培養王獻之，王羲之還書寫了「樂毅論」讓他父親寫的。」說完，提筆在這個字旁邊題了兩句詩：

學書用了三缸墨，只有一點像羲之。

獻之看了母親的題字，臉上立刻現出了慚愧的顏色，因爲這一個「點」並不是自己寫的。他深深感到自己寫的字遠遠想上父親。

他又拿起這個字回到父親那裡，對父親說：「怎樣做才能把字寫好？寫字的秘密在那裡？」王羲之聽了兒子的問話，就把兒子領到寫字的地方，指着水缸跟前，指着水缸說：「你的秘密就在這缸裡邊，把這缸的水用完了，你就知道了！」王獻之聽了以後，再也不敢自認爲滿足了，繼續刻苦地練習起來，像池水爲墨，一終於吸收了前人的長處，又加上了自己的創造，自成一體，成了中國歷史上一位大書法家。

王獻之學書的傳說很多。

「只有一點像羲之」的故事說法也不一樣。有的材料說，王羲之家鄉有一條河叫鵝溪。有一天，王獻之給鵝溪題字「溪」字少寫了一個「點」。父親王羲之看了之後就給添上了一「點」，因此引起獻之母親題詞之事。

說法不一樣，但基本意思是一致的，都在於說明，業精於動，成功在於刻苦。

學書，學繪畫，學習一切文藝創作，都必須在繼承前人成就的基礎上刻苦努力地進行創造，這樣才能有所成就。

王獻之學書用了那麼大的功夫，還是只有一「點」像羲之，可見學習藝術是不容易的。（豐餘、新八七一一三）

用應之粉奶

分之齡年有

養營究講要

秀優最奶人

育嬰室

全能營養，人奶則是最優秀的。用母乳哺育嬰兒，也是最爲有益的，因爲母乳之內，除了含營養物質之外，還含有一些對疾病有抵抗作用的抗體存在，而這在所有奶粉之中，均是缺之的。另外，哺乳之時，嬰兒緊貼母體，聽到了母親的心音，這對於嬰兒來說，是一種安慰，也是一種愛意。因此，用母乳育嬰已越來越多人提倡，也漸漸爲更多的母親所接受了。

（三）成年人之營養奶粉，則是有很多的，有一些是已先行消化一部的，用起來時是更容易於吸收。但是，這是專給一些有此需要者而應用的。例如患者不能口服，要用鼻餌管來滴入胃內，一般常人，則不需要這樣了。

說到講求營養，其實是應從食物中去獲取，只要不偏食，食量增大一些，增肥應是可以達到的。（梁醫生、新八六九〇九）

源源運到，大量供應

中國去頭有壳各西士白蝦，